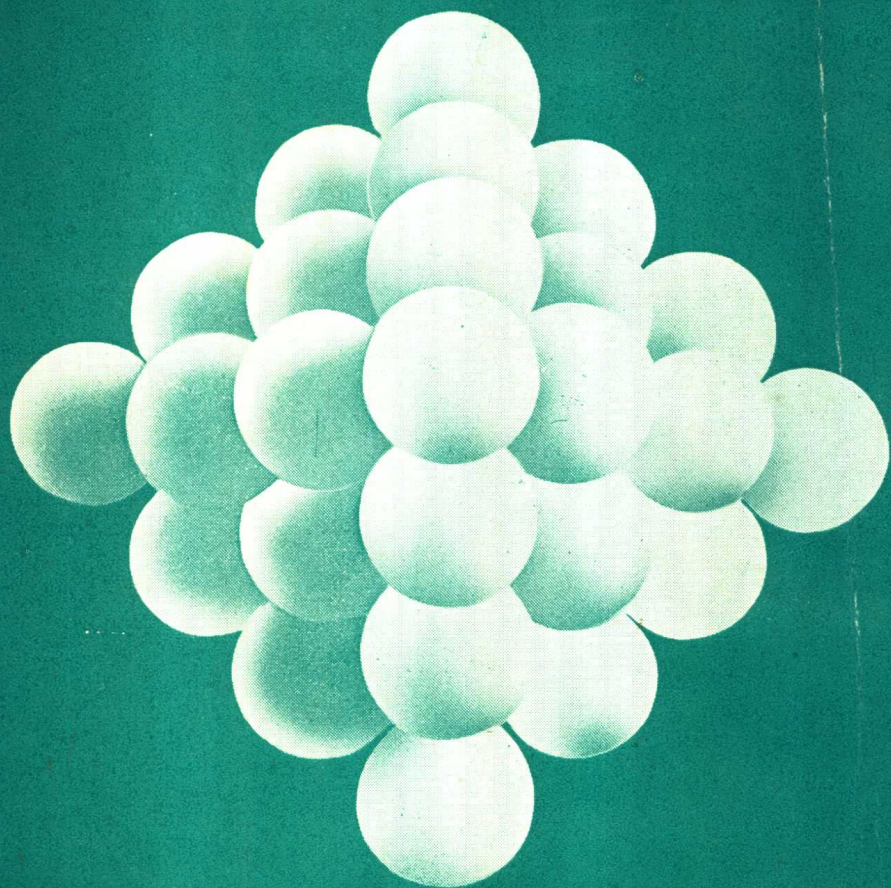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國新文學叢刊

楊念慈自選集

黎文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楊念慈自選集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46

著者：楊念慈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：永裕印刷廠

地址：臺北市武昌街一六八號

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長安路一段五六號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
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
定價：精裝：七元
平裝：四元

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




影 近 者 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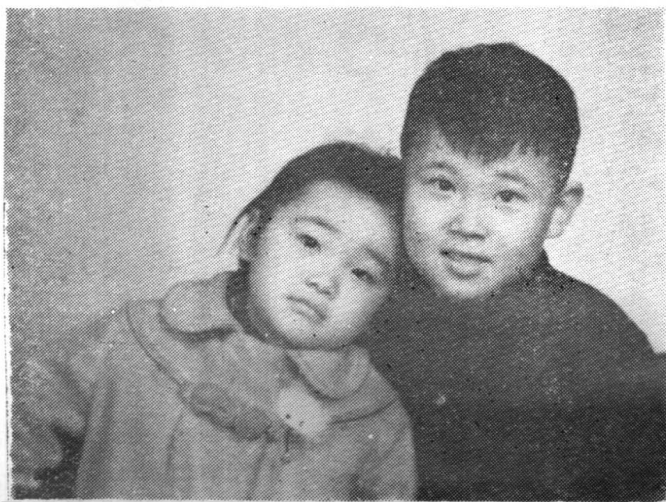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喜郊遊，小溪幽徑，隨處而止，自得其樂。



作者夫婦攝於住宅屋後，綠竹蔚之，頗饒野趣。



作者之一兒一女，兒楊照，女楊明，俱聰穎可愛。



無題 楊念慈

約我來，

却先我而出，

與一扇鎖著的門，

和滿院子寂寞。

我等了好久？

老人星會對你說。

空階上的煙蒂，

是我遺落。

——錄三十年前舊作

目 錄

素描	
生活照片	
手跡	
小傳	一
恩愛	三
貓的故事	三
金龜背的風水	七
半城王和他的兒子	一〇三
鴨的悲喜劇	一七五
枯楊生稊	三二

・集選自總念楊・

作品書目

交棒	師道
二七五	二五七

小傳

楊念慈，山東人，祖居魯西城武縣，寄籍濟南。

抗戰初期，以大學生投筆從戎，入中央軍校軍官隊受訓，計服役軍中凡九年半，歷充中下級隊職官。來臺後，曾一度專業寫作，自四十二年入教育界服務，六十四年底，自臺灣省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退休，現任教於曉明女中，並在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兼了幾堂課。

自服役期間，隨軍進駐南北各地，戎馬倥傯之際，即以舞文弄墨爲事，早歲曾出版詩集及散文集。近二十餘年，作品以小說爲主，計先後出版：殘荷、落日、陋巷之春、金十字架、罪人、犁牛之子、廢園舊事、黑牛與白蛇、巨靈、風雪桃花渡、恩愛、老樹濃蔭……等長短篇小說十餘種。

· 楊念慈自選集 ·

學獎金。
民國四十九年，獲中國文藝協會頒給第一屆小說類文藝獎章，五十八年又得教育部該年度文

民國六十六年

恩 愛

下班回來，正在脫鞋，太太從廚房裏喊着：

「阿滿生啦！」

一個上午三堂課，累得我連鞋帶子都不想解，腦子裏昏昏沈沈，只想着吃罷了飯以後的那一場午睡，太太的話，我聽是聽見了的，可壓根兒就沒往腦子裏去。我一邊伸長了兩條腿，玄撒開十根腳趾頭，一邊敷衍着太太說：

「生了麼？生了就生了吧。」

太太端了兩盤熱騰騰的水餃上來，我的精神稍微振作了些。

「前天生的，是一個男孩！」

大概是鍋裏正等着下餃子，太太說了這兩句，又急匆匆的趕回廚房裏去。

我捻弄了一陣腳趾頭，心裏在猜想着：不知道今天的餃子餡兒，是豬肉還是牛肉？這麼一想，好像是惹了它們似的，肚子裏的饞蟲在開始移動。我站起來走到飯桌旁邊，剛想下手去捏，太太又正好從廚房出來，倒起手裏的筷子往我手背上打了一記，說：

「洗手去！——都已經有人喊爺爺啦，還是這麼不知道香臭！」

女人就是這點子厲害，她好像背後都長着眼睛，就連捻弄腳趾頭這一類的小事，也休想瞞得過去。我只好嚥着唾沫，走進浴室，把水龍頭開得很大，唏哩嘩啦，弄濕了兩隻手。猛然，我心裏有靈光一閃，想起了太太剛才說的，話裏有話，連手也顧不得擦，就走出來問她：

「什麼？妳說有人喊爺爺？」

太太不慌不忙的把碗、筷、醋碟擺好，又走出屋門，扯起了女高音，把我那兩個寶貝兒子喊回家來，再把他們一個一個揪到浴室裏去刷洗。等她把這些瑣事一一料理完畢，在飯桌旁邊落坐，這才慢吞吞的指點着我說：

「剛才別人那樣高高興興的告訴你，你陰陽怪氣，愛答不理！把別人的話當作了耳旁風，說歸說，聽歸聽，根本不往心裏去！現在你着急啦？悶一會兒吧！」

我只好道歉求饒：

「唉唉，別見怪，太太。人老啦，耳朵不管用，聽話也聽不清，妳不是說都有人喊我爺爺了麼？哪還能不老呢？」

嘴上這麼說着，心裏可真納悶得很。看看我那一大一小的兩個寶貝兒子，正在那邊小桌子上你爭我奪，吃得熱鬧。大兒子剛滿了五歲，小兒子才兩歲零七個月，要等着他哥兒倆娶妻生子，傳宗接代，最快也等到我六十大壽。太太卻說「已經」有人喊我爺爺，這份福氣可又從何而來？

一邊數着數兒吃餃子，一邊在肚子裏猜謎，第二十個水餃剛剛咬了一口，我猜出「謎底」來了。

「剛才，」我向太太查證着：「妳好像提到了阿滿，莫不是志強——？」

我的臉上，大概又露出來一副「可愛的傻相」，逗得太太忍俊不禁，終於告訴了我，眉開眼笑的說：

「當然是他們囉！在臺灣，你不是只有志強這一個侄子，只有阿滿這一個侄媳婦麼？除了他們的孩子，還有誰喊你爺爺？」

證實了這個消息，我也十分歡喜。繼而仔細一算，又覺得不對，我張大了嘴，幾乎把一個餃子整個兒的吞到氣管裏去。

「可是，」我說出我的疑慮：「時間不夠呀，他們不是去年雙十節才結的婚嘛？」

太太給我一個白眼珠，嗔道：

「就只有你會算！怕人家不知道你是一個數學教員？——還有臉說呢，這不都是怪你？人家志強和阿滿，從去年這個時候就在忙着籌備結婚，志強來過幾趟，想請你去作他的主婚人，你總是擺臉子，拿架子，推托不去，害得他們一再的展延婚期，到最後迫不得已，還是在臺北地方法院公證的……」

聽了太太這一頓訓斥，訓得我臉紅耳熱，可也回不出話來，只好陪着笑臉，訕訕的問着：

「妳怎麼知道他們有了孩子？」

太太往那張靠着屋門的破籐椅上指了一指，惡聲惡氣的說：

「那不是志強來的信麼？人家來信向你報喜，還說請你這個當爺爺的替小孫子取個名字，你這個老頑固倒替人家算起日子來！像個爺爺麼？……」

我這個太太是屬貓的，順着她的毛兒，她比一盆洗腳水更溫柔，要是惹她發了火，她就豎着尾巴裝老虎。我不敢招架，只好低着頭揀餃子吃，她那邊罵完啦，我這裏也吃飽啦，都一齊住了嘴。

吃罷了飯，我先不忙去睡，一邊拿着火柴剔牙，一邊坐在屋門口的那張籐椅上休息了一陣，順便的，拿起了放在籐椅上的那封信。怪不得我剛才回來，坐在這籐椅上脫鞋，就覺得屁股底下

悉悉索索的有些東西，當時又餓又累，是一張即期兌現的支票也懶得去拿，否則，我只消稍微欠欠身子，早就看見了它，也省得在飯桌上聽了太太這一大篇「訓話」。

信寫得很簡短，卻滿滿的寫了五六張信紙，一張紙上寫夠二十個字，看着那滿紙龍飛鳳舞拳打腳踢的字跡，我立即想起另一個寫這種字的人，那就是志強的父親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這話說得真有道理，他們父子倆不止是寫的字跡相似，就是他們的性情、脾氣、做人、處世，都是一條路子。志強的父親是抗戰勝利前一年死了的，那時候的志強才只有十歲，而且他從出生以後很少有和父親見面的機會，卻把他父親的好處壞處都一齊繼承了來，特別是當他長大成人，簡直連說話、走路都像極了他的父親，看到他，你就無法不信遺傳學上所說的那些怪論。

太太趕我上床，說：

「還不快些去睡？待會兒孩子們鬧你，又聽你唉聲嘆氣，怨天恨地！」

其實，這時候我的腦子正在轉動不已，毫無睡意。躺在床上兩個小時，剛好是演一場電影的時間，我的腦子裏裝了一掛銀幕，上演的故事有頭有尾，從二十年前，一直演到今天——

二十年前，我和志強的父親在一個部隊裏服役，是換了帖的異姓兄弟。雖然同過患難，共過生死，兩個人的性情卻大不一樣，我的爲人比較拘謹，老老實實，一步一個腳印；志強的父親卻是性情爽直，豪放不羈。最使我耽心的就是他太愛管別人的閒事，往往一時動了義氣，連自己的

生死都不復顧及。爲了改不掉這個脾氣，他受了許多連累，吃過許多虧，最後，終於還是爲了管一件閒事而代人受死，死得十分不值。

志強的父親死了不到一個月，他的母親從淪陷了的老家找到防地。一個女人，還帶了一個十歲的孩子，萬里尋夫，找到的卻是一座墳墓。我那時候也已經調到另一個單位，經了別人的指點，她們母子倆投奔到我那裏去，我照顧她們，直到半年以後，抗戰勝利，才派人把她們送回故鄉。而我和志強這個孩子緣份不斷，在民國三十七年，他的母親帶了他逃難，又和我在青島見了面。

大局逆轉，青島撤退以前，那位撫孤守節的義嫂把志強託付給我，然後她冒死還鄉，去侍奉她那年高病重的二老公婆，臨分別的時候，我那位義嫂說：

「兄弟，我這次逃難，完全是爲了志強這個孩子。要不是想着替他那死去的爹留一根苗，我一個婦道，死活都應該在公婆面前盡孝，我逃什麼？過去，我們娘兒倆已經給您不少的連累，現在又把這副萬斤重擔交付給您，什麼話都說不得，兄弟，誰教您和志強他爹是朋友呢？」

說到這裏，她又從衣袋裏摸出一隻小包，其中是幾件首飾，也交給我替志強保管着，一再叮囑着說：

「這點兒金子，還是我出嫁的時候從娘家帶過來的。這些年來，不管生活多麼困苦，我都不

敢動它，爲的是它還有更要緊的用處。志強今年已經是十四歲，再過幾年，如果他不能回來，或者是回來以後家裏的人已經不在，就請兄弟作主，拿這點兒金子，給志強娶一房媳婦，傳宗接代，不要讓志強他爹絕了後！……」

就這樣，我從那位義嫂手裏接過擔子，帶了志強從青島上船，來到臺灣。

到臺灣的前幾年，志強一直跟着我讀書，到民國四十二年的夏天，我結了婚，志強也唸完了高中。照我的打算，是要他繼續升學，出不起國，最低也唸到大學畢業，將來衣錦榮歸，我見了我那位義嫂才好交代。志強卻表示他要做事，被我逼着去參加考試，也沒有考取。後來，我只好替他在臺北報館裏找了一份校對的工作，他就開始了獨立的生活。

四十三年春節的前幾天，他忽然跑到家裏來向我要錢。我問他作什麼用處？他吞吞吐吐的不能直說。給他一百，他說不夠；加到五百，他還是搖頭；我就火了起來，向他喊着：

「你以爲你叔是臺灣銀行的總經理麼？不是的！我只是一個窮教員而已，不偷、不搶，五百塊錢是我一個月的薪水！你還想多要，叫我到那裏弄去？」

他卻替我指了一條明路，提醒我說：

「叔，不是我娘給了您幾兩金子麼？還不在您的手裏？……」

哦，原來他打的這個主意，他娘交我保管的那幾件首飾，一直鎖在我的箱子裏，我有時候生